



年年中秋依旧

■钱红莉

几乎戒了一切甜食。但,每临中秋,我总愿意品尝月饼一二,尤喜豆沙馅的。一日,同事说起网购到一款价格昂贵的五仁月饼,比她的脸还要大的一块巨无霸。我表示出惊骇之情——翌日,同事特地切了一瓣带到单位给我品尝。掰开一角,小口品尝,其味美程度,确乎颠覆性的,并非一览无遗的可口,而是一层一层递进着的,颇有层次感。入口,淡淡浅浅的甜,继而是瓜子仁、杏仁等果仁们细微的酥脆感,咀嚼至末了,唇齿间萦绕阵阵陈年佳酿的酒香,最后的尾韵里,确乎品出了火腿的异香与微咸,并且确定这火腿,并非徽州火腿,也非金华火腿,它一定是云腿。

童年记忆里,吾乡的月饼,同样大得出奇,有比成人的脸还要大上两倍。要走上五六公里,去镇上才买得到。月饼外层烤至焦黄,如染一层淡金。为加重节日的喜庆感,在月饼外层盖了无数东倒西歪的红包。馅里裹了无数冰糖粒、红姜丝、绿姜丝、核桃仁、花生仁……掰一小角,酥脆的外皮扑簌簌往下掉,冰糖粒嚼在牙齿间咯吱咯吱,犹如隆冬踩在雪地上发出的脆响。月饼用一种特制的黄纸包裹着,再以细绳拦中扎一个十字结。中秋前夕,大人早早自镇上买回,为了防止我们小孩偷吃,特意吊在房梁上,悬空着,怎么也够不着,孩子们唯有日日仰望。一日日的,月饼外层的油沁透纸外,深深浅浅的油印子,将黄纸洇染出深浅相间的花纹……中秋当日,被大人取下,差遣着小孩送去外公外婆家。翻几座山,终于到了。哪一个外婆不疼外孙呢,这么一块稀罕物,总要

给孩子饕餮一番。

吾乡的月饼烤得过于干燥,小孩子没有喝水的习惯,吃月饼被噎住,仿佛在每一年的中秋都会遇到,那些嘎嘣响的冰糖粒来不及嚼碎,便被囫圇吞下去了。

去年,也是中秋前夕,在菜市一家小食店,与童年的月饼久别重逢,眼前若有光。一块块月饼,没有包装纸,裸身码放于柜台,有一种粗朴的村气。店家怕城里人不识货,将一块月饼切了无数瓣,插上牙签,请人品尝。我拿了一小瓣,默默嚼在嘴里,依然有冰糖粒咯吱咯吱的脆响……那一刻,当真百感交集,我的童年水晶一样,闪闪亮地重新回来。

在吾乡,中秋不仅有月饼,还必须有机糕。仲秋时节,糯稻成熟。家家都会收获几十斤糯米。浸泡一宿,煮熟,趁热倒入地窨(一块巨石凿空),以石锤碾之,以捻在手上牵丝为宜,盛起,摊铺于木桌,擗至一厘米的厚度,切成巴掌大一块块,再裹一层芝麻碎,存放于竹篮,吊于房梁。深秋的风来来去去间,几日,便风干了。吃时,取几块,热锅菜籽油,煎至两面焦黄。讲究点的,沾一点白糖,咬一口,软糯沁甜,殊为抵饱。大人总是告诫小孩子不可贪嘴,幼弱肠胃难以消化。

我已二十余年不曾吃到这一款中秋小食了。是前年,留在故乡工作的初中同学忽然寄了来,打开包裹的一瞬间,简直要落泪。

这几年的中秋前夕,她一直快递来。美好的中秋,让人体味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意如此绵长,如若星辰一般不朽。

月光淡淡桂花味道

■予兮

在很长一段时间,家里是不过中秋的。祖父不提,祖母和母亲也心照不宣地保持缄默。幼时的我不理解,曾追着母亲想问出个所以然。随着年岁渐长,我逐渐了然,因为父亲过早离世,这个象征团圆的节日,已成了家中的忌讳词。

因此后来学诗,最喜席慕容的《山月》——“我曾踏月而来,只因你在山中”。多美的诗句!若能在中秋佳节踏着月光,走进幼时回忆里,不失为另一种形式的团圆。

记忆中,那年中秋,我和父亲、母亲在老家顶楼的露台上摆了两张竹榻,一张稍大,能睡两个人,另一张略小,只能躺一人。一家三口谁都不想落单,争着要睡大竹榻。商量后,我们决定抽签。游戏规则是,父亲会在三张一样大小的纸上分别写下数字“1”“2”“3”,放在木匣中,谁抽到写有“3”的那张纸,就独自入睡。我忐忑地打开折叠成方块的纸张,看到一个醒目的“1”,几乎与母亲同时欢叫出声。不料落单的父亲不甘心,将纸条扔回匣子里,一心想“耍赖”。最终,我与母亲不忍,依旧将父亲拉上了大竹榻,一家三口挤挤挨挨地躺在一起,共赏中秋月。那晚的月光里,夹杂着缕缕清冷的桂花香,不浓烈,不张扬,却沁人肺腑。

此后,每一个暗香浮动的中秋夜,我脑海中总会翻涌起这段回忆。仿佛冥冥中注定,那次抽签就像一场命运的隐喻,纵使我与母亲万般不舍,父亲最终还是落了单,永远地与我们分离了。今年九月,我和男友在婚礼前夕,并肩走在富春江边如水的月色里,推敲琢磨婚礼的细节。江上晚风送来阵阵桂花香,在不经意间环绕周身,而当你用力去嗅,又察觉不出气味。隐约的香气与草丛里传出此起彼伏的虫鸣声相得益彰。我忽然觉得连月来工作的忙碌和备婚的繁琐一扫而空,此刻便是最惬意的秋夜。在翻飞的思绪中,我停下脚步,和男友感慨道,团圆不易,赏月更是一件奢侈的事。过了良久,他说,以后每年中秋,我们都一起看月亮。

他的话与月光一同,落在江边的青石板上,温和而坚定。那一刻我想,时光是慈悲的,它也许从未带走什么。父亲缺席的这些年,月亮缺了又圆,桂花谢了又开,富春江边的小路上来来往往还是些熟悉的面孔,而我也在不知不觉间长大了。生活始终以它自己的节奏向前流淌,一如眼前连绵不绝的富春江水。

我和男友回到家时,储物间的灯还亮着。我走进去,母亲在整理我的嫁妆。她指着一件件用红色袋子包装的物件,絮絮叨叨和我说,这是草坪婚礼仪式上会用的,那是几个姑姑送的新婚礼物。后来她捧出一个木匣子,里面静静地躺着三枚纸签。匣身经岁月淘洗有些褪色,纸张也泛黄了。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,于是一张张随手打开看,却惊奇地发现,每张纸上都写着相同的数字——“1”。原来,幼时的那个中秋夜,我们抽中的本就是团圆之签。一直以沉默表达爱的父亲,在那个夜晚,把孤独留给自己,将团圆给了我们母女,在我以为暗示命运答案的数字里,悄悄藏着他不曾说出口的爱。

“你爸要是还在,一定会替你感到高兴的。”这是多年来,母亲第一次提起那年中秋的往事。她的眼角有些湿润,言语里却听不出悲伤,只有一种时光沉淀后的力量感。窗外的月光洒进来,依旧裹挟着淡淡桂花香,萦绕在鼻尖。在一轮带有桂花味的清辉里,我仿佛能看见那个久违的熟悉的身影。想来,今晚的月亮最是辛苦,她同时照见了两个家——一个在回忆里永恒,一个在触手可及的未来,等着我去圆满。



月
满
华
秋

中秋的灯

■鲍安顺

宋朝词人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记叙:“此夕浙江放‘一点红’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,浮满水面,烂若繁星。”那中秋夜色中,百姓们将数万只羊皮小水灯,放入水中,汇成了一条灯河,犹如天上星河,光华灿烂。周密还说:“或谓此乃江神所喜,非徒事观美也。”放灯的习惯,并非只为了观光美景,更是为了祭祀江神。

“灯”字中有个“丁”,寓意人丁兴旺,幸福团圆,有着深层的美好祝愿。比如在东莞望牛墩,外婆们到出嫁女儿家里“送中秋”,有灯笼、柿子、柚子、菱角、香蕉等,寓意“好意头”,也是“好兆头”。此俗在民间有谚语:“外婆送中秋,外孙担灯笼”,那深深祝福中,灯笼必不可少。还有广州的树中秋,小孩子自己动手,扎出各种形状的花灯,有兔子灯、柚子皮、桔子皮灯等,将灯高高竖起,比谁竖得高,竖得多,因此谐音得名“树中秋”。

中秋节“闹花灯”,是我民间传统习俗,有看花灯、猜灯谜、击鼓乐等等,倾城而观,热闹非凡。中秋玩花灯,有各种彩灯,比如芝麻灯、蛋壳

灯、刨花灯、稻草灯、鱼鳞灯、谷壳灯、瓜子灯及鸟兽花树灯等,美轮美奂,样式精致小巧。花草灯,为古人制灯之法,有莲花灯、树地灯、蘑菇灯、生肖灯等。那“暖心灯”,是现代人所创,比如月饼灯、一摸就亮的小鸟灯、牛奶杯小夜灯、钻戒灯等等,造型独特,精致时尚。

中秋节,我曾在丹阳石刻园观花灯,有丹凤朝阳灯、鼓舞阳灯、欢度国庆灯、会说话的汤姆猫灯、八仙过海灯、年年有余灯等等,丰富多彩,让人目不暇接。还有一年中秋,我去南京夫子庙看过花灯,又去中华门城堡看城墙上的花灯,我感觉那灯海如梦,正如“月出皎兮,佼人僚兮。”中秋的灯,是城市的风景线,是流行的传统,深含城市人乐观的生活,缤纷的期盼。

有一年中秋,我在城市冷雨中看花灯,那感觉让我想起一首现代诗《中秋的灯》:“深秋的夜雨繁华/天上无月地上光/雨点把灯光砸的稀巴烂/孤灯依然挺立在雨中照亮每个角落。”那诗意真切,让雨夜的中秋灯,也有了深意,而且绵密灿烂。

月是故乡明,月饼老味香。头上一轮圆月,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月饼,几许得意,几许舒畅和几许酣畅……这是我儿时对中秋节的期盼。到了煤矿,在黑洞洞的掌子面,采煤队的同事们聚在一起,你咬我的一口五仁馅的,我咬你的一口枣泥馅的,他又偷偷咬一口我的豆沙馅儿的……这是我在煤矿掌子面采煤时中秋节的情景。虽然离开煤矿多年了,每逢中秋佳节,不由自主地想到的竟然还是在煤矿掌子面吃到带有母亲味道的月饼。

记得大学毕业,来到煤矿工作的第一个中秋节,我正上下午班,当时在煤矿井下工人分早、中、晚三班倒的。送饭员就把饭送到了掌子面,刚刚放下餐袋子,忽然一股异样的芳香直钻鼻孔——呀!月饼,一股熟

悉的香味!

送餐员一边吃饭一边嘴里唠叨着:“今天除了食堂正常发的月饼外,还有师娘烙的月饼。每人两块,谁也不能抢……这是豆沙的,这是五仁的,这是枣泥的……”

我走到送饭员跟前,刚要伸手接月饼,没想到送餐员把手中的月饼放下,从袋子底部抽出一份月饼递给我:“周技术员,师娘说你是山东平阴人,喜欢吃自家烙的黑芝麻红糖月饼,师娘就专门给你烙了两块,给……”

我接过月饼,心里一热,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:又甜、又香,还有一股小麦的焦澄澄的味道。呀!家乡的味道,妈妈的味道!

小时候,每逢中秋节这天,母亲就会把早早和好的面,备好的黑芝麻和糖搬进厨房开始做月饼、烙月饼。我们

兄弟姐妹禁不住香喷喷的诱惑,不等第一锅月饼烙好,早早立于锅边,不错眼珠地看着锅内不停翻转的月饼,嘴里直咽口水。

第一锅月饼出锅,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抓起热腾腾的月饼,咬一口,没想到刚刚融化的糖温度太高,烫得嘴“唏溜唏溜”地抽动。这时候,母亲就会微笑着嗔怪着:“瞅你那没出息样儿……别烫着,慢慢吃,还有呢……管够……”我们不顾母亲的劝告,嘴里说着“真香”,然后顺手又拿起一块月饼跑出了厨房……

“咋样?”这时候,师父走过来,打断了我的回忆。他用肩膀撞了一下我,笑眯眯地望着我,“有没有你妈烙的好吃?”

“嗯,有。”我坚定地回答,同时对师父感激地说道,“谢谢师娘,谢谢师父……”

掌子面里的月饼

■周脉明

秋分邀明月

■钮桂云

一天,有时月圆,有时月缺,祭月都期盼祭圆月。后来,人们就把八月十五月圆这一天定为“秋分祭月日”。

相传古人游月的故事很多,最为出名的当属唐玄宗游月宫。在《明皇杂录》中记载:唐开元年间八月中秋之夜,唐玄宗和方士罗公远,在宫中饮酒赏月。望着皎洁的月光,唐玄宗感叹“此月普照万方,如此光灿,其中必是好去处。嫦娥能奔月,吾等如何上去?”罗公远说:“这有何难?”说着,他把手杖向空中一扔,一座天桥出现在眼前,天桥的尽头便是月宫。于是二人踏上天桥,直奔月宫。在月宫中,有无数仙女伴着优美的音乐翩然起舞。唐玄宗本就通修音律,于是他默记音乐,回宫后谱写出了闻名后世的《霓裳羽衣曲》。宋代葛叔崖为此作诗“秦汉求仙事已非,等闲却遇月中妃。如何不觉长生药,只记霓裳一曲归。”

“哈哈……我和我家那位也是山东人,和你的老家只隔不到十里地。”师父笑了笑说,“其实,我也愿吃咱们家乡味道的月饼。”师父说完把塑料袋冲我晃了一下,塑料袋里装着的是和我一模一样的黑芝麻糖馅月饼。

听矿工们说,中秋节上班中餐送月饼是师父家的“传统”。师父的父亲就是一位老矿工,每年的中秋节,师父的母亲就会带领矿工家属们往井口门、掌子面送月饼。师娘从山东来到矿区嫁给师父后,就把这个“传统”继承下来了。我在煤矿工作了十多年,每年中秋节都会吃到带有母亲味道的月饼。

离开煤矿已经多年了,我吃过无数种月饼,唯有掌子面里吃的月饼和家乡的月饼一样唇齿留香,余味饶舌,因为它们都带有母亲的味道。

“芋”见中秋

■缪士毅

高自喂啖,不用岳僧残。”清代查慎行在《收芋》诗中吟道:“年丰百物登,磊落光堆碗。其魁蹲如鸱,小亦伏骰卵。”清代郑板桥对芋爱之有加,直言:“闭门品芋挑灯,灯尽芋香天晓。”

芋乃食法五花八门,荤素皆宜,一经烤、蒸、烧、煮、炒等,皆可成美味。我喜欢在家里变着花样烹制芋菜肴,如芋芋鸡块、芋芋排骨煲、椒盐芋芋、葱油芋芋,等等。提起中秋芋菜肴,我最喜欢母亲下厨做的拿手好菜“芋芋烧猪蹄”,此道菜选用农家好猪的猪蹄、农家自产的芋芋为主料,佐以姜片、盐、料酒、葱等调料烹制而成,软烂甘淳,芋香宜人,炙热可口,令人味蕾大开。

芋芋还有一种吃法,就是“煨芋芋”。据介绍,早在宋代陈达叟的《本心斋蔬食谱》中有“煨芋”的记载,即在灰火中把芋头干坑煮熟。他认为有了煨芋头,就可“却彼羔羊”,不想吃羊羔这类美味珍馐了。说罢,我从中得到启迪,如在中秋之夜,一边赏月,一边品尝“煨芋”滋味,岂不更能体现中秋食芋情调!于是,每当中秋月上山东,我就喜欢坐在乡下老家的庭院里,支起一个小炉,生起火,煨几

个芋芋,那煨熟的芋芋香甜适口,酥糯味美。此时,面对如盘明月,品味煨熟芋芋,月下品芋之趣油然而生,颇有“月夜小炉火,煨得芋头熟。品芋赏月色,中秋乐开怀”之妙。

提起中秋食芋芋,最值得我回味的,当数奉化芋芋。浙江奉化芋芋,以个大、皮薄、肉白、味鲜、易烧酥而闻名,当地流传的一句话:“跑过三关六码头,吃过奉化芋芋头。”就道出了奉化芋芋的知名度。一年中秋节,路过奉化溪口风景区,于是,就从景区沿路的摊位上买了个奉化芋芋头来品尝,入口轻咬,但觉肉粉无筋,滑似银耳,糯如汤团,真可谓“香似龙涎仍酥白,味如牛乳更清滑”。

中秋食芋芋,不仅一饱口福,讨个吉祥,且可从中得到一定食疗价值。祖国医学认为,芋头味甘辛、性平,有消痞散结、治癰疽肿毒、腹中癖块、牛皮癣、汤火伤等之功效。《滇南本草》说芋能“治中气不足,久服补肝肾,添精益髓。”《别录》称之“主宽肠胃,充肌肤,滑中。”《唐本草》认为芋“蒸煮冷啖,疗热止渴。”《日华子本草》说芋“和鱼煮,甚下气,调中补虚。”

“金气秋分,风清露冷秋期半。”人生若浮云朝露,又到风清露冷的秋分时节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写道:“秋分,八月中。分者,半也。秋分者,阴阳相半也。”从农历来说,秋分从立秋开始,霜降结束,秋分正好平分了秋季。成语“平分秋色”即源于此。

元稹在《秋分八月中》写道:“琴弹南吕调,风色已高清。耿耿飘颻暑,寒霖喜均平。忽见新来雁,人心敢不惊?”每当秋分时节,云淡雷收,天高风轻,一切都渐于寂静,寒气和暑热也似乎不再争个你高我低,渐于平衡。这时诗人看到一排大雁,由近及远直到消失在晴空之上,心境也趋于开朗。秋天是成熟的季节,如同人的脾气在历经世事后会变得沉稳豁达。

古代帝王有“秋分祭月”的习俗,设有专门用来祭月的“月坛”。因为在农历秋分这